

欲望西部

戴薇薇 著



新西部文丛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欲望西部 / 戴薇薇著. — 阿图什: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 新疆电子出版社, 2004.5
(新西部文丛)
ISBN 7-5374-0485-2

I. 欲... II. 戴...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1270 号

书名	欲望西部 (新西部文丛)
作者	戴薇薇
出版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
印刷	新疆有色地质勘查局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25
字数	105 千字
版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7-5374-0485-2
定价	18.00 元

一种说法(代序)

郭晓力

写作是一件劳神的事。投入了心智与情感的写作很痛苦,同时也很快快乐。恰恰是这种强烈的情绪反差,凸现出了文学的魅力,才会有一代又一代,一拨又一拨的写作者执迷不悟,前仆后继。

人类创造了文字,同时,文字又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只要有人类存在,文学就不会消亡。尽管在物质社会的今天,文学处于边缘,但它的存在实实在在,边缘只是文学从曾经虚幻的云端,回归到了真实的大地,是正常。

在很多人的眼里,今天当作家是不合时宜的行为,尤其是女人,更没必要让冰冷的文字消蚀有限的青春和容颜。当作家不是女人的最好选择,甚至是十分残酷的选择。

有很多女人在写作,但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不多,她们更多的是把写作当成了一种装饰,就像装在名牌皮包里的口红,目的是为了能更加的引人注目和招摇。现如今的文坛空前的热闹,大狗在叫,小狗也在叫。作家的头衔成了注了水的猪肉。

你竟敢说我是作家?言外之意:你这不是骂我恶心我吗!在这样的意识环境中,坚持不懈地写作当作家,需要勇气和执著的精神。

我为戴薇薇的第一本小说集作序,很大程度上,是被她的执著和勇气打动。

知道戴薇薇很早,真正接触不多。也许见多了形形色色的女

作家、女作者，实在受不了她们能让暴发户大款，和昏庸官人们魂魄出窍的夸张与矫情，所以，我对女性写作者们敬而远之。

对文学，戴薇薇是真诚的，真诚是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区分天使与魔鬼的界线。戴薇薇从诗歌、散文到小说一路写来，已远不是玩票的消遣，她把文学作为了一种追求，抑或说是信仰。近年来，她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倾注了她的追求与思考。尽管这些作品还不是尽善尽美，但从中不难看到我们生活的印迹，感受到心灵的对应。

戴薇薇的小说，具有女作家们的共性，文笔清新流畅，委婉的爱情故事，羽毛一样轻拂着你的心扉，弥漫着淡淡的哀伤和无奈。

戴薇薇的小说很好读。好读是小说的根本，尽管小说的好读，被一些自视高深的人嗤之以鼻。如果哪个作家的作品好读了，那他就是没品味。可有谁愿意捧着一本看不明白的小说不释手呢？除非他脑袋漏气进水了。对待小说的可读性，戴薇薇很坦然，她说可读性正是她所追求的。

由此可见她的率真。

其实，能把小说写好看不容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作品能被读者买账，是作家们的美好愿望。中国没有写出《教父》的马里奥·普佐，更不可能有创造出《哈利·波特》这一世界奇迹的JK·罗琳。我们好不容易出了金庸和琼瑶，却又遭到不少雅士们的贬损。

但是，谁又能忽视金庸和琼瑶的存在呢？在中国，有几个作家敢与金庸和琼瑶叫板呢？

如果有一天，戴薇薇一不留神成了中国西部、成了新疆兵团的琼瑶，那该是我们的造化，到那时，我们再不用歇斯底里地叫喊那些华而不实振兴某某文学的口号，站在人前，腰板自然也就挺直了几分。

光说不练是假把式。

真正的高人在人民当中。

我们这些舞文弄墨者，对他人的作品少一点指手划脚，把自

己的活儿干好,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的人,谁能比谁傻多少?

米洛拉德·帕维奇说过,那些对他人作品评头论足的评论家,像是被戴上了绿帽子的丈夫,别人都比他早知道他妻子的奸情,只有他自己还蒙在鼓里……

因此,对戴薇薇的小说,就不敢说三道四了。

顺便有一个建议,如果有那么一天,戴薇薇把小说写得让人像看易经八卦一样费劲了,就趁早刀枪入库,回家做贤妻良母吧,哪怕有人再怎么叫好,即便是说你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你也别相信,那是逗你玩的。

目

录



一种说法(代序)

郭晓力

欲望西部	1	■
情感峡谷	44	■
永远的远方	66	■
爱在似水年华	116	■
选择一种境界(后记)	124	■



欲望西部

(一)

一缕阳光透过粉色的窗纱,顽皮地在若雪脸上跳跃着。若雪嘟囔着翻了个身,任阳光在光滑柔嫩的背上悠来荡去。

若雪喜欢裸睡,如果身上套着衣服,她会难受得东扯一下,西拉一下,怎么也睡不着。上大学的第一天,因为在集体宿舍怕人笑话,她曾有过穿着睡衣,在床上“烙了一晚上饼子”的经历。所以她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租了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她还花去了上大学打工攒下的所有的积蓄,给自己买了个水床,她喜欢赤身裸体躺在上面被波浪推动、抚摸的感觉。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为什么不让自己活得更舒服、更自在一些呢?

若雪很想再睡一会儿,却睡不着了。但她实在不想起来,就闭着眼睛,在床上养神。

这段时间,若雪每天都是夜里四五点钟才睡觉,因为她负责策划的安氏乳业公司要赶在胡副省长出国前开业。这是若雪自己开办公司后的第一单业务。因此,她做得格外卖力。

前天,安氏乳业正式挂牌,安杰果然没有吹牛,不但把西阳市委一班人请来了,省里主管工业的胡副省长也专程从省城赶来参



加了剪彩仪式。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来说,安杰可谓挣足了面子,不但西阳市媒体给他发消息、做专访,因为有胡副省长参加,安氏乳业还上了省报的头版头条。

中午,春风得意的安杰在西阳市最高档的天王大酒店订了18桌酒席。席间,安杰请若雪帮忙招呼一下胡副省长,自己专门到记者那一桌跟每位记者碰了杯,请记者们以后多多关注安氏乳业。又吩咐秘书小侯千万要把红包送到每位记者手上。

办公室郭主任匆匆赶来,说胡副省长要回省城了。

安杰急忙赶回宇宙厅,只见胡副省长正与若雪握手道别。若雪的小手被胡副省长肉乎乎、软绵绵的手揉搓着,心里正别扭,看见安杰,胡副省长松开了手,咧开肥厚的嘴唇笑咪咪地望着若雪说道:安杰啊,你这个女同事不但人长得漂亮,还非常会说话,又这么聪明,可爱得很哪。

安杰赶紧跨前一步谦恭地说:谢谢胡副省长的夸奖,更要感谢您的大力支持,希望胡副省长今后常来我们公司视察、指示。安杰边说边递上一条装满了票子的中华烟说:坐车很辛苦,这烟留着您路上抽。不过,安杰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又意味深长地继续说道:胡副省长还是应该多保重身体,尽量少抽些烟为好。

胡副省长笑着接过了烟:你这个小安,又拿烟给我又让我少抽一点,这不是在测试我的烟瘾吗?他把烟递给秘书:好吧,那我就保重身体,把烟带回去招待客人。他又转过身来拍了拍安杰的肩膀,眼睛却看着若雪说:小安娜,好好干,你们赶上了西部大开发的好时候,西部的广阔天地就需要你们这样有魄力、有作为的年轻人。

送走胡副省长一行,若雪软软地靠在沙发上,连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见安杰过来,她不经意地问道:你好像跟胡副省长很熟,说话那么随便。不过胡副省长看上去也很平易近人,不像平时在电视中见到的总是叉着腰,端着一副领导的架式,走到哪里都在做指示。



那当然。安杰一屁股坐在若雪旁边，伸出手很自然地揽住了若雪的肩，不无得意地说：我爸跟胡副省长是老战友，我跟胡副省长的秘书小苟又是大学同学，能不熟吗？

若雪染成葡萄紫色的发丝，撩得安杰脸痒痒的。他低眼一看，若雪双目微闭正在养神，浓密的眼睫毛随着她的呼吸轻轻颤动着。安杰一时间心旌荡漾起来，忍不住抱紧了若雪，在她唇上亲了一下。

若雪一下子睁圆了眼睛：干吗呀你？看我这么累还欺负我？

安杰赶紧笑着赔不是，嘴里吐出的甜言蜜语让若雪实在无法着恼：我哪敢欺负又聪明、又漂亮、又可爱的小姐您哪，我刚刚是情不自禁。好了好了，这些天你没白没黑地帮我忙乎，现在，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让你放松放松，就当是赔罪吧。

安杰帮若雪打开车门，然后，心满意足地坐进这辆新款奔驰车。汽车在西阳市平坦宽阔的马路上飞驰。

若雪按下车窗玻璃，一股灼热的空气带着水果的甜香涌进车里。

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西阳市这条主要街道两旁，挂满了艳若朝霞的海棠果。宽阔的林阴道两边，绿茵茵的三叶草簇拥着竞相绽放的各色鲜花，整个城市如同一个妖艳的美妇，周身弥漫着甜蜜的芬芳。

若雪最喜欢西阳的夏天了，这也是她在省城大学毕业不回上海，而回到西阳的原因之一。

(二)

若雪小时候一直认为自己是家里最不受欢迎的人。有一次，母亲谢静心回上海探亲时看着依偎在外公外婆怀里的若雪，半开玩笑地说，他们原本没打算要若雪，而是一不留神就有了她。

的确，对于林根正与谢静心来说，儿子林忆阳和大女儿林小夏



已经让他们忙得够呛。林根正那时在农场的连队当连长，谢静心因为爱好文艺，被安排在连队当文教。那时农场条件很差，既要种棉花、包谷，还要打土块盖房子，又要组织人到沙漠里去捡拾梭梭柴，用于冬天做饭取暖。当然，读红宝书、学文件更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两人每天都是早上出去，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

五六十年代的人可不像现在这样，八小时以外是自己的时间，若是加班，还得有报酬，否则，会拿出《劳动法》来论理。那个年代的人，都是党的人，党叫干啥就干啥。拼命表现都来不及呢，哪能提什么条件。

那时候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林根正一家先是住在地窝子里，冬天雪下得大了，连门都打不开，只好敲敲隔壁的墙，请邻居出去帮忙把门前的雪铲掉，才能把门打开。

六十年代末，林根正一家搬进了土块垒起的窑洞房子里。前面一间房子砌了炉子、火墙后就没留下多大位置，再放一张林根正自己做的吃饭桌和几个方凳就满了。里屋靠墙放了一张大床，用布帘子一隔，就是林根正和谢静心的“卧室”，靠门的侧墙边放了一张上下两层的单人床，林忆阳睡在上面，林小夏睡在下面。

年轻加上没有经验，等到发现有了若雪，谢静心想不要都来不及了。因为几年间连着在冰水里打苇子，谢静心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浑身浮肿的谢静心只好回到上海的父亲家里一边治病一边等着若雪出生。

若雪出生三个月后正赶上夏收，林根正发电报说连队里人手紧张，让谢静心赶紧回连队。就这样，若雪一直在上海的外公外婆家长到18岁高中毕业。因为没有户口，若雪只好回到西阳市参加高考。那时，林根正一家已经搬到了西阳市，林根正当上了西阳市政协副主席，谢静心则在市教委普教科当科长。

因为生活环境全部变了，加上最亲爱的外公又刚去世，若雪仿佛失去了主心骨，高考成绩不是很理想。好在谢静心通过关系把她招进了省师范大学中文系。若雪毕业后，本想托上海的舅舅找个接



收单位。但谢静心不想让她再回上海，一来若雪的外公外婆已经去世，舅舅一家6个孩子本来住得就很拥挤，若雪去了，只能天天睡地铺。二来谢静心不想与自己最小的女儿今生像陌生人一样各分东西。尽管若雪跟她不像别人家的母女那样亲热，但比起林小夏来还是要好得多，自己老了，能说说心里话的也只有她了。

若雪那会儿也只有听天由命了，与她相依为命的外公外婆相继去世。再说，她也不想像表姐那样，每天花几个小时挤在公共汽车里上下班，让自己的青春被淹没在现代都市的喧嚣声中。所以，若雪大学毕业后又从省城回到了西阳市。

谢静心把她安排在西阳中学搞教学研究，每周只有几节课。谢静心深知若雪是个表面上随和，但内心非常倔强、非常有个性的女孩，她不会满足于单调枯燥的教学工作，给她留点时间，她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

但若雪还是觉得这种面对黑板和教程、呼吸粉笔灰的生活没劲。经过两年的准备，她告诉谢静心想自己办个公司。谢静心自然不同意。于是，若雪采取各种方式，终于让林根正夫妇让了步。

若雪把档案放在人事局，找同学借了注册资金，到工商局领了执照，开办了瑞雪咨询策划公司。她接的第一单大买卖就是安杰的安氏乳业的开业策划。

安杰是若雪哥哥林忆阳的小学同学。他的父亲安立国是林根正的老上级，又是林根正和谢静心的媒人。

因为这层关系，当林忆阳把妹妹若雪介绍给安杰，并请他这位西疆省大名鼎鼎的企业家多多关照时，安杰很爽快地说行，让若雪第二天到他公司拿资料。

(三)

谢静心退休后没两年，大她19岁的林根正就去世了。谢静心每天早上穿戴整齐去西阳市中心广场转悠一圈，活动活动。广场



上,有不少参加晨练的老年夫妇,但更多的是像她一样失去老伴的老太太。她的同学沈琪常常在广场中央的将军铜像前一站就是半天,嘴里一直喃喃自语。谢静心有两次站在她身后,听到她反复念叨着:你这个大胡子,非要让我找那个老头子。老头子那么早就走了,把我孤零零地撇下,你怎么不管了呀?

想想自己也是这样,谢静心心里一阵难受。从广场回来后,她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呆就是半天。

谢静心的房间里挂着一张她年轻时跳维吾尔族舞蹈的剧照,很有明星味,谢静心常常对着照片发愣。她不止一次对若雪说,她是被林根正“骗”到手的。

谢静心要比林根正晚十年到新疆。谢静心上中学时,就已经是学校里的“明星”了。她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常常参加区青少年宫组织的文艺汇演。她曾在越剧《红楼梦》中饰演贾宝玉,把高亢绵长的徐派唱腔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获得表演奖的同时,也赢得了一个男孩的心。

皮肤白皙、身材修长的张勤比谢静心高两届,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张勤看上去显得比较忧郁,并一直保持低调做人,与工人家庭出身,在学校里红透半边天的谢静心反差很大。但这并不影响张勤对她的爱慕,相反,时间越长,这种爱在他心里就越强烈。

张勤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张勤一直跟着姑姑生活。张勤的姑姑一辈子没结婚,张勤便成了她惟一的儿子。

张勤的爷爷解放前曾是上海较有影响的私营业主,他们家的“大华百货”在上海每个区都有分店。解放后,那些大大小小的百货店全都公私合营姓了“公”。但在定成份时,作为“大华百货”后人的张勤和姑姑,依然被定为资本家。

谢静心初中毕业偷偷去报考了上海戏剧学校。而童工出身的谢父坚决反对她以唱戏为生,希望她步其母后尘,当一名护士。天生害怕见血的谢静心坚决不从。父女俩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谢母出面协调说:你可以同时报考戏校和护校,哪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来



了,你就去上哪个学校。

谢静心满怀希望地等着戏剧学校的通知书,却不知戏校通知书已被父亲撕毁,最终等来的却是护校的录取通知书。

谢静心不相信戏剧学校会不录取她,跑去询问的结果,是录取通知书早已发出,已经过了报名的期限。谢静心满怀希望的心快速从高处坠落,她为自己精心设计的美好人生,顷刻间化为泡沫。

一种仇恨自谢静心心底升起。她要报复!

在学校举行的毕业晚宴上,谢静心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能见到曾经同桌的大明。大明原来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后因其父是地主受到批斗。不久之后,大明的母亲就为他转了学。

那天晚上,谢静心喝得烂醉如泥。恍惚中,她仿佛见到了大明,他领着她来到一片松软的草地上,然后他们一同躺下,大明温暖的唇压在她渴望的唇上。

醒来之后,谢静心发现自己只穿着内衣裤躺在一个小阁楼上,旁边竟然躺着张勤。谢静心一阵恐惧。

张勤见她醒了,脸不由得红了,只低声说了一句:我已经工作了,可以养你。

谢静心伸出手打了张勤一个耳光:无耻。就跳起来找衣服。

张勤告诉她衣服昨晚被她吐得不像样子,他已洗好大概晾干了。

昨晚,当张勤在街上见到踉踉跄跄的谢静心时,发现她醉得不轻,他不敢送她回家,就把她带到自己住的阁楼上。

当时,谢静心用力地搂着他的脖子,并不停地吻着他。

张勤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谢静心是他心目中的女神,他曾无数次在梦中拥抱她,亲吻她,抚摸她。而每次看到她时,他却一个字都不敢吐露,因为他的身份,他的自卑,他只能在远处默默地看着她,在心里悄悄地喜欢她。

但她此刻就在他的怀中,正疯狂地吻着他。她的舌尖软而滑,像一条鱼,他想抓又抓不住它,只能任它游来窜去,搅得他心里痒



酥酥的,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的感觉漫过他的全身。但他仍不敢造次,只是将环在她身后的两只手紧紧相握着,生怕一松手,就会坠入欲望的深渊。

但最终,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谢静心疲惫极了。她似乎很得意于自己的老练。虽然是第一次,但她却像一个女人一样很自然地做着这一切。对,女人,今夜,她使自己从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

当她渐渐有了意识,才发现眼前的人不是大明而是张勤。想到这一点,两滴眼泪溢出她的眼角。

她还没想好怎样对待眼前这个男人,她只是觉得,她正向着她生活的目标迈进的时候,别人硬要把她拉到另一条道上,她不要去,她要反抗。

她今后的生活要同这个眸子里满含忧郁的男人联系在一起了吗?她还没有想清楚。对张勤,她谈不上爱,只是知道他喜欢自己,多少有点儿感动,有点儿被人娇宠的骄傲。但现在,她已是他的女人了。

谢静心突然有些后悔自己的举动,便由流泪转成了呜咽,直到哭累了,在张勤的怀抱中沉沉睡去。

谢静心一夜未归,在家里掀起轩然大波。一向家规森严的谢父怎容得女儿有如此的行为。因此,在怒斥女儿的同时,给了试图辩解的谢静心一个响亮的耳光,并让她滚出门去,永远不许再踏进家门。

谢静心一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碰到了宋菲、来弟等几个同学。他们每人手上拿了一张报名表,说是回去拿户口本,一起报名去西疆参军。

静心,跟我们一起去吧。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骑马、射击,多好玩啊!宋菲说这话时,脸上满是憧憬和向往。

一想到今后要天天面对那些呻吟的病人和血淋淋的场景,想到父亲愤怒的眼神和张勤懦弱的表情,谢静心终于下了决心。



她悄悄回到家里，见父母正在午休，便跑到楼上撬开大木箱，偷出户口本到街道办事处报名去新疆参军。

当谢静心接过写着“同意迁出户口”的证明的刹那间，一向自认为很坚强的谢静心，听见了泪珠掉在地面上清脆的声音。

她独自一人来到波涛滚滚的黄浦江边，面对繁华喧嚣的外滩，谢静心忽然觉得这一切已经深深地烙在自己的生命中。如今她即将远去，并要将这一切从记忆的底片上抹去时，谢静心第一次感觉到生命的沉重和无奈。她感觉自己的青春正在生与死的边界上黯然消失。

直到那一刻，她才意识到自己就要离开这座她生活了 18 年的城市，离开朝夕相处的父母，离开弥漫着槐花香味的小院和铺着青石板的通向弄堂深处的小路，离开青少年宫的舞台和老师、同学热情的掌声。十几年来，它们支撑着她的生命，绚烂着她的梦想。它们曾是谢静心生命的组成部分啊！

晚上，谢静心坐在弄堂口的小木桥边发呆。她平时一点儿也不喜欢小木桥，臭哄哄的河水波澜不惊地流淌着，如同没精打彩的岁月，让人看不到一点激情，一点希望。

但那天，谢静心看着黑乎乎的河水从她面前缓缓流过，忽然感觉那股味道很亲切。十几年来，它不动声色地流淌着，流淌着，就这样，流进了人们的记忆深处，流进了谢静心的生命之河。

一直悄悄跟着谢静心，并在旁边默不作声看着她伤心落泪的张勤，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她。他爱谢静心，却不能拥有她，这是张勤从一开始就知道的。但张勤没想到这么快就得到了她，并将永远失去她。

新疆，那是多么遥远而又荒凉的地方啊，他只是从书里从广播上得知那里很冷，能冷到零下四十摄氏度。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走上几天几夜也见不到人影……想到这些，张勤不禁打了个寒噤。他的确很爱谢静心，但还不会傻到放弃上海的一切，跟她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何况，姑姑说过她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上海。作为张家的



独苗,他又怎能撇下姑姑不管呢?

当张勤小心翼翼地想用手绢擦去谢静心脸上的泪滴时,谢静心倔强地推开了他的手。

谢静心原本就是个性格刚烈的女孩,加上一直被父母、老师宠着,做事一向我行我素。当她在两天内完成了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并让自己从女孩变成女人后,她反倒不再害怕,相反,她又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渴望。

新疆,此时对谢静心来说充满了诱惑,女兵、沙漠、驼铃……这些都是她十几年来未曾体验过的。所以,除了对未知的一丝恐惧之外,新奇感和冒险心理渐渐占了上风。因此,谢静心已不想再理会面前这个懦弱的男人。她原来就不爱张勤。她一向讨厌上海男人的过分细致和唯唯诺诺。张勤的沉默,已经证明他不会放弃上海的一切追随她去新疆。那么,这种有条件的爱也称不得真正的爱情。谢静心想,自己应该面对另一种全新的生活了。

(四)

1963年冬天,一辆闷罐列车载着一群充满激情,怀着远大抱负和理想的都市青年从上海站驶出,驶向苍茫西部。那个时候,谢静心和她的同学们谁都没有想到,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爱情,他们这一辈子,甚至他们的子孙,都将留在新疆这片辽远的土地上。上海,只能是他们人生回忆中一个遥远的梦了。

在闷罐车里颠簸了几几天几夜后,列车到达了终点站——盐湖。谢静心和同学们被人领着坐上几辆带篷军用卡车继续西行,终于到达了接待站。几个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大衣的人登记完姓名后,给谢静心他们每人发了一套同样没有领章帽徽的军棉衣、棉大衣、棉裤后,让她们在一个类似仓库的地方休息一晚上。第二天,这批学生被分成几个大组,分别被送往南北疆。谢静心跟几个同学被分到了西阳垦区。



卡车一路颠簸四个多小时总算到了地方，谢静心跟几个同学跳下车来，只见白茫茫的一片，忙问司机营房在哪里？大胡子司机奇怪地瞪了她们一眼：营房？就是这儿！

谢静心她们顺着大胡子司机手指的地方看去，只见白茫茫的地上凸起几个包，不注意根本看不出那是房子。领队过来告诉她们：男女同学分成两队，念到名字的人把行李拿上，到地窝子里把各自的床铺好，然后集合吃饭。

谢静心好奇地打量着被叫做地窝子的房子：这些房子一大半在地下，一小半在地面上，房门大约一米左右高。她顺着铁锹挖出的台阶走下去，进门的时候，还得低头弯腰。地窝子越往里走越矮，住在最里面的佩娣整理床时，一不小心抬起头就碰着了屋顶。

中午饭是玉米面和着包谷碴子蒸出来的窝窝头，一盆炒土豆片和大白菜汤。吃惯了大米饭的谢静心嚼了半天，才勉强咽下半个窝窝头。她看看其他同学，几乎都剩下了，佩娣面前的两个窝窝头只咬了一口。

一顿两顿不吃还抗得住，三五天以后，这些学生们就忍不住了。尤其是还要干活，男同学到山上拉木料、开垦荒地，女同学打冰割苇子。不出一个星期，那些男同学不仅吃完了自己的两个窝窝头，还把女同学剩下的那个给吃了。

谢静心晚上躺在床上肚子叽里咕噜直叫，她晚餐只吃了一个窝窝头，喝了点白菜汤。她看到大明三下五除二就把两个窝窝头一碗汤一扫而光，想到他们第二天还要去开荒，就推说自己吃饱了，把另一个窝窝头和几块饼干悄悄递给了大明。但这会儿，她实在很饿，就起来在包里翻了一遍，发现带来的饼干已经吃完，只剩下一包母亲悄悄塞进来的奶糖。

谢静心剥了一颗奶糖放进嘴里，那香香甜甜的味儿让她想起上海院子里的槐花香味，还有饭桌上常有的百页结红烧肉、香芹炒豆腐干……她觉得一股咸咸涩涩的液体流进嘴里。谢静心赶紧用被子捂住嘴，任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